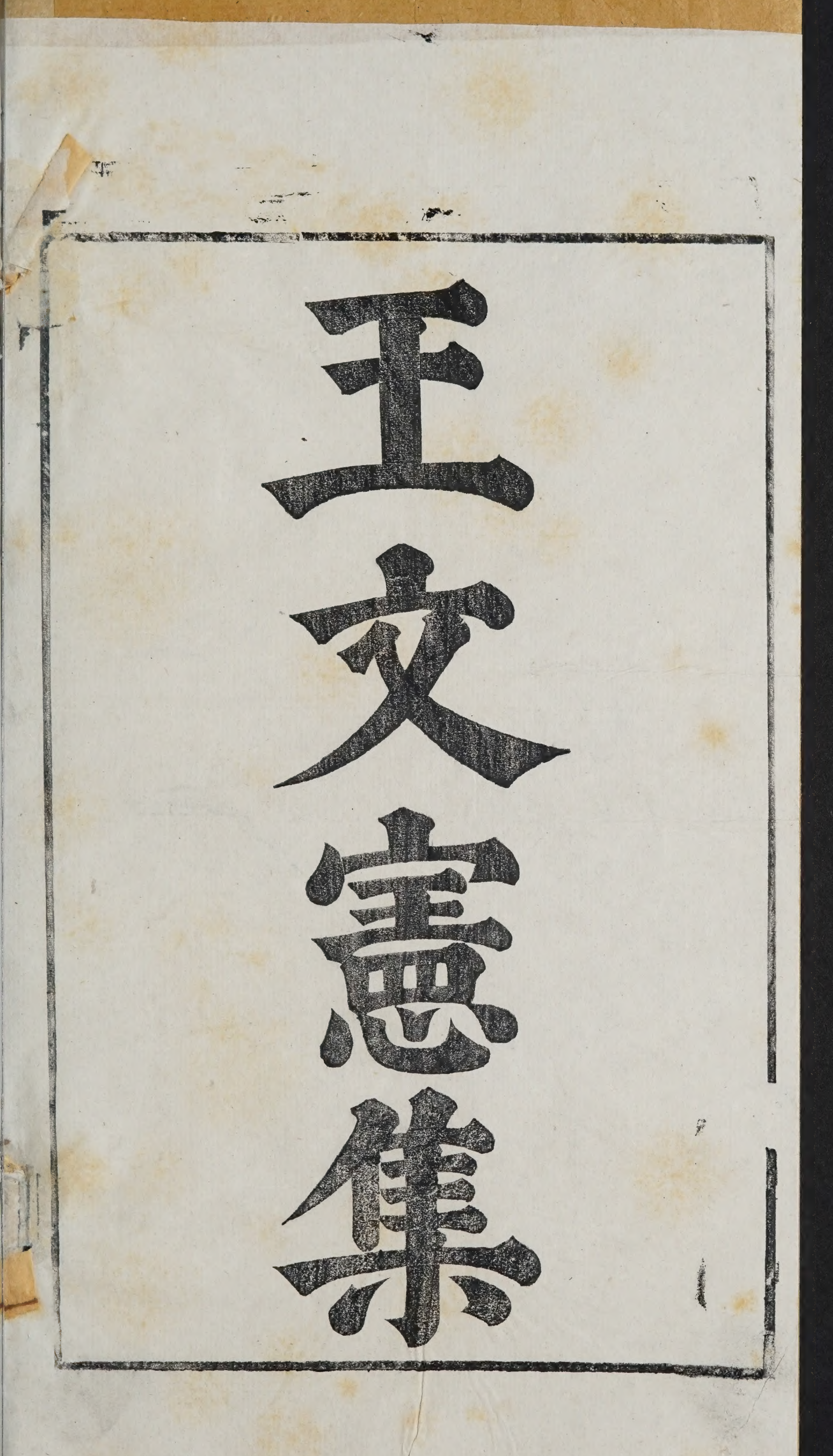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五十八冊

齊　王文憲







王文憲集

王文憲集題詞

王仲寶年十六歲拜受茅土未三十郎位令僕身尚公主爵享元侯佩刀淮水徵祥已極然早痛死父中厄天年福造不完非人力也宋齊議禮家各爲說吉凶恭會咸禀仲寶郎史書所

傳可謂非七志之膏腴乎齊臺佐命
諸王並推彥回風則同朝欽賞若援
論古今宣明朝典必仲寶居前彼雖
風流自命欲比安石時論未許抑觀
自古宰相議禮通達漢韋玄成匡衡
以後不多見也褚公貴而善藝徒以

別鶴琴曲銀柱琵琶稱說名士其能
則樂官伎弄耳盦望王僕射乎且二
子皆齊貴戚逢迎與運不臣跡同而
世尤惡褚者豈非以羅纁負約石頭
偷生直犬豕目之於仲寶則猶憐其
父死非命或有伍胥乞食之志而不

難以國販也

婁東張溥題

王文憲集目錄

議

奏

穆德凱容樂

明德凱容樂

附錄

本傳

王文憲集目錄終

王文憲集卷全

齊　瑯琊王儉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靈邱竹賦

靈邱深沉蔓竹凝陰神根合拱楨幹百尋振芳條乎崑岳敷六采於高岑沿淮海而蔚映帶沮漳而蕭森至東南而擅美在淇衛而流音方靈壽而均茂儀菌桂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謝九野

舒榮綠蘋齊葉白芷抽萌榦蔥蔥而特秀篠擢穎而垂英霜皦鏡於原隰木衰疏於郊阡翠葉與飛雪爭采貞柯與曾氷競鮮

和竟陵王高松賦

山有喬松峻極青蔥旣抽榮於岱嶽亦擢穎於荆峰若乃朔窮於紀歲亦莫止隆氷峩峩飛雪千里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巳積皓霰而爭光延微飈而響起

表

諫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表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卽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敎既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

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

請解僕射表

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藉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

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舍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甯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閒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俱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典預同休戚甯俟位

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冐嚴威。分甘尤戾。

又

待臣於常均之外、聘臣干代僚之右、親乗其章、、、乗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佐、國朝草昧、參贊百揆、

求解尚書表

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欵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

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沉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曏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入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丞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巳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以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敎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篇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

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在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遐衆而授古亦何人冐𠳿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

議

郊殷議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祀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儀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殷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殷廢祀其殷祀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

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内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旣聖旨惟疑群下未敢詳廢置之宜

仰由天鑒詔依舊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魏高堂隆議

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敎。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愼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

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配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

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以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

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有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其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

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當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

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有舊章

二郊明堂議

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入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案秦爲諸侯雜祀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

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後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卒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

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

日蝕不廢社祠議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

未審干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詔可

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齊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

南郡王昭業冠議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並同并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

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于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于儲皇則重依于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

支庶之列。宜禀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月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

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公府長史朝服議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上
議爲沈侯之所駮遂寢

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巖廊盛禮。衣冠爲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毘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

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已此則公違
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
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
上蒙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爲
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
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舄並備令史
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
署臺位者玄服爲宜按令稱謹有兼官皆從重
官之例尋內官爲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

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爲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

又議

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卽爲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毎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

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埀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爲穨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略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

行何强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貳

帝后諱議

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

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旣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旣迨尊所不及禮降于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爲明據

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名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冕旒議

依漢三公服山龍九章、卿華蟲七章、

皇后遷祔祭奠議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

左僕射王儉議從之

奠如大歛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

奠墓設虞議

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葬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從之

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攺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也。賀

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

皇太子妃服議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從之

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耶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

並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甯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遺牋表不得赴

太子妃建銘旌議

太子妃斬草秉黃議
建銘旌僕射王儉議

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歛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

太子迎車駕議

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
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議

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吊。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繇舊章。尊駕不以臨吊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

太子妃旒翣議

宋大明一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又用幾翣僕射王儉議從之

旒本是命服無關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効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翣自用八。

穆妃朔望設祭議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否王儉議時議從之

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

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

穆妃祥議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于祥月不爲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

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今杖朞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至于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之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所去縞三月。依附準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

盡異同。

荅褚淵難

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期可知旣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歷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不可儉荅淵難躡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衷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累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通日旣餘分月非止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

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尺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內外詔可

舍閏之議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期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俱存論哀則情無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期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其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
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期則
沒閏初不復區別杖期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
成休南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期之祥
不得方於綅縞之末卽恩如彼就例如此

荅王逡問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
逡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
待閏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閏喜
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
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
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

各自爲祥廬堊相間玄素相樣木審當有此疑不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送往有巳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性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

爲哀經永服以窮生吉蠲長絕于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令遠則不待近。不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同在家之人。再朞而毁

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

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議、然後奏御、

君母服議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

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繐衰七

月。以此輕微疎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帢。素帶哭於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

入學釋奠議

齊武帝永明三年春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胄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上議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

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敎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卽

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

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

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褚淵拜錄議

高帝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以

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

王儉議

從之

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

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

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尚書職居天官。委寄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

司空掾屬爲褚淵服議

淵改授司空㮣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儉議

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

司徒府史爲褚淵服議

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僉又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衰齊弔、司徒府宜依官制服。

史條例議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檀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

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

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

奏

諒闇親奉蒸嘗奏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從之

權典旣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幷有服之稱周王卽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卽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

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茲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自然。

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

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則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返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議、悉著在經誥、昭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

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哀襲袞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

石輟響而簨簴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甯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年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啓

先郊後春啟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從之

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

圜丘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

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

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

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

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二日辛丑南

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

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

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

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

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内合朔此卽前準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立於省前望實爲允謂無煩遷日

請江斆還本啓

初宋明帝敕斆出繼從叔悉爲從祖淳後于是僕射王儉啓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期又立此論義無所據于是斆還本家

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繇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胄嗣所寄。唯斆一人。傍無眷屬。斆宜還本。若不欲江悉絕後。可以斆小兒繼悉爲孫。

章

拜儀同三司章

臣聞日中則昃、盈虚之定分、器滿必傾、往事之恒理、遂乃班同袞章、爕和台曜、外叅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牋

與豫章王嶷牋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南史作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肅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入荒慕義。入荒一作入州自庾亮以來。荊州一作楚無復此美南史無美字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一作致治豈不休哉。

書

荅陸澄

易體微遠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一作輔）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

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經義問答

曲禮問答

永明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于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

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

周易問荅

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

孝經問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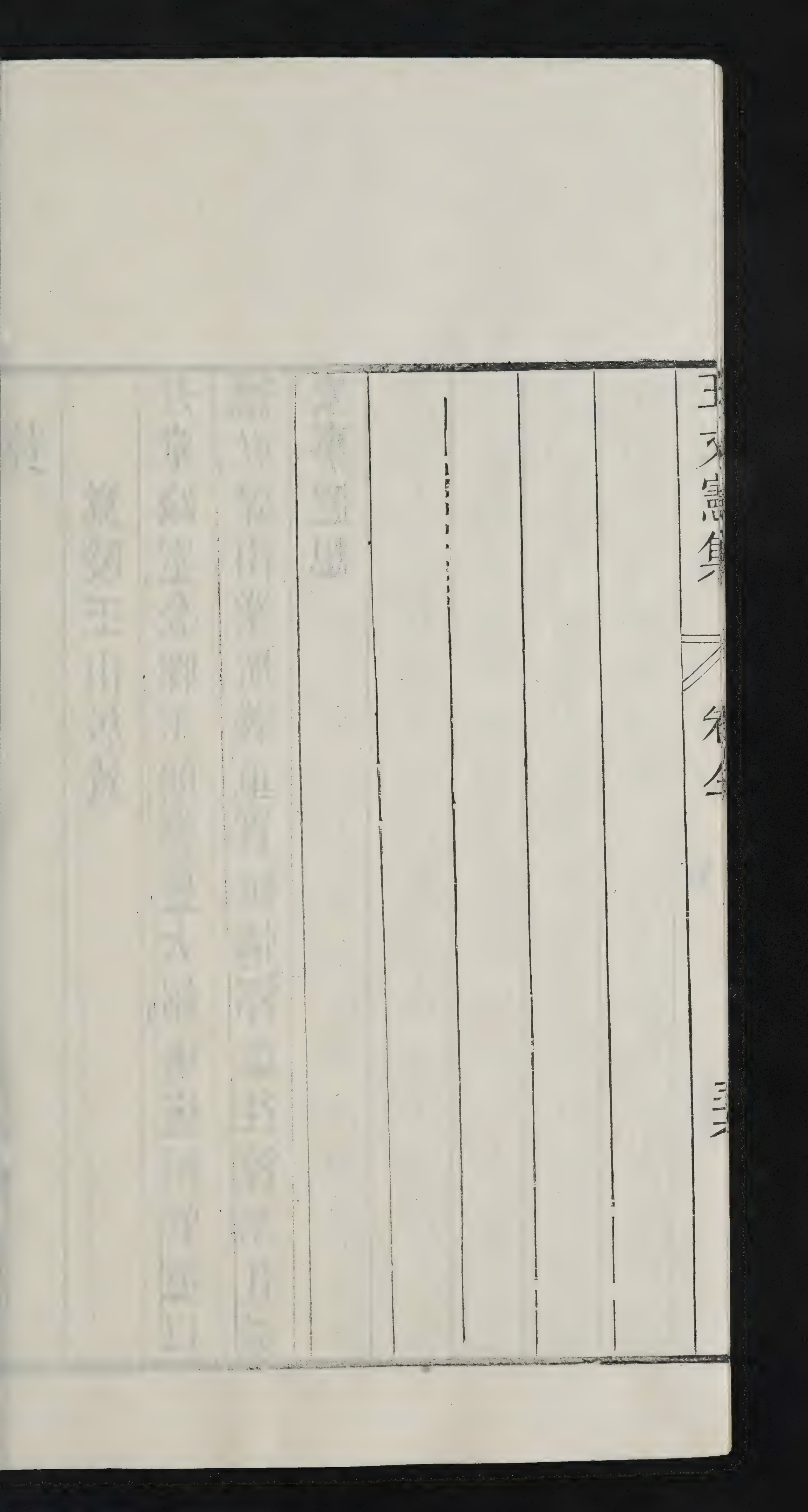
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

子曰、曾生雖德懋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于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敎。甯有壅塞之嫌。

贊

竟陵王山居贊

升堂踐室、金暉玉朗、亹亹大韶、遙遙閑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碑文

太宰文簡褚彥回碑文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叚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傳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釆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可謂婉而

成章、志而　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
惟賢、軒冕相襲、公禀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
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
以仁經義緯、敦穆于閨庭、金聲玉振、寥亮于區
宇、孝敬湻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
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
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
際、心明通亮、用人必就於巳、汪汪焉洋洋焉可
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奇、綜

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
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遐尚餘姚公主、拜駙馬
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
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
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
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
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
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

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拜教毘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太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向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旣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甯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

邑五百戶、既秉辭粱之介、又懷寢邱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遂

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巳弘化。屬値三季在辰。戚藩内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泒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

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
渠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公乃摠熊羆之
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甯禍亂、康國祚
於綴旒、拯王維於巳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
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
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
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
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

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強臣憑陵於荊楚、廢昏繼統之功、戡亂甯民之德、公實仰賛宏規、參聞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將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賛奉時之業、弼諧永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太啟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

宇固辭拜教令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
袞司。而任隆於百辟。蹔遂冲旨、改授朝端、邇無
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
正民、簡八刑而窂用、故能聘績康衢、延慈哲后
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
風之高詠、餐東抒一作野之秘寶、雅議於聽政之
震。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暖有
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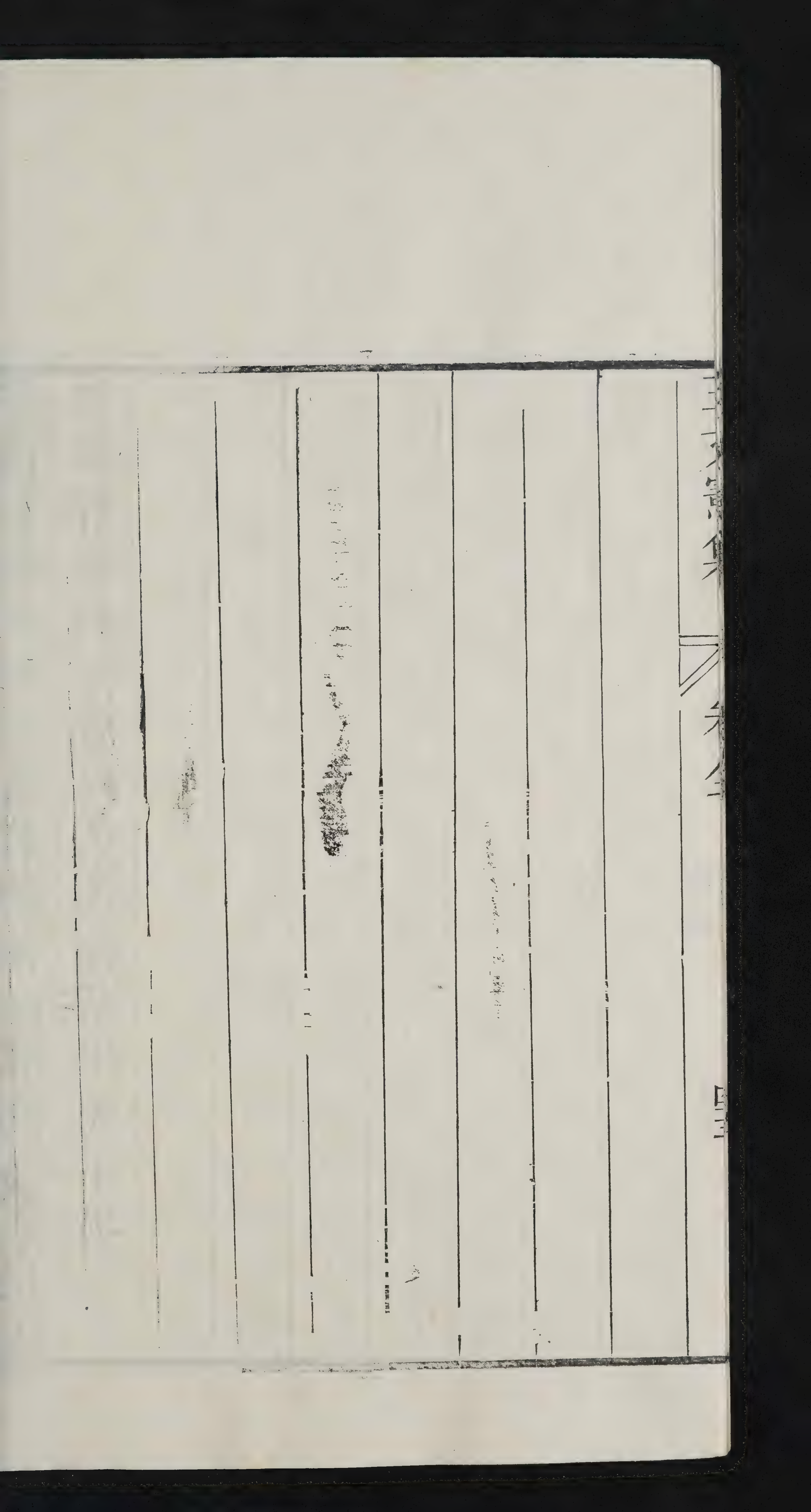
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禀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于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劒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寢疾。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

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恇慟于下
豈非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
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爲六十人
謚曰文簡、禮也、夫成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
虛已以游、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
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
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
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
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

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肱股惟良、天鑑璿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

霧散嵩構雲頹梁陰載鈇德猷靡嗣儀形長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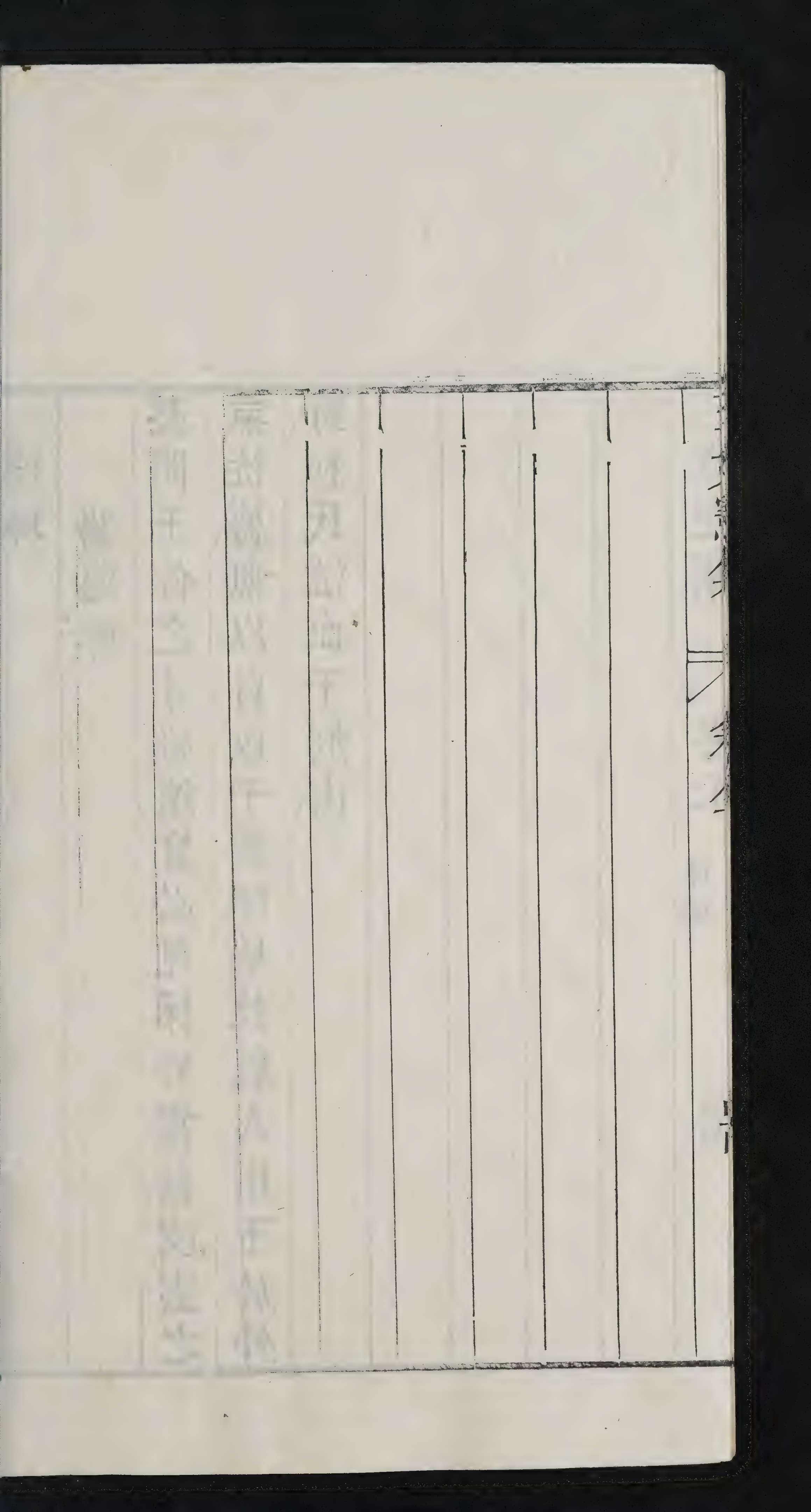
怊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連珠

暘連珠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于雲間是故魏人指玉於外野和氏泣血于荆山



高帝哀策文 并序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絶、覜區物而增陰、俾茲良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

靈源遥裔、肇惟商邱、聖功甯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美風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炤、外弘三王、内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襲、鼓磬屬響、

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叙、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謨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君違斯政、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救昏以忠、登明資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坰、禦姦以惠、禦宄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茂朱草、玉檢

騰暉金繩薦寶天鏡旣穆地維旣肅遐邇壹體
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旦抒軸興文偃武纘禹
舊服所向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
膠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淸儀下達玄泉聽覽
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映
徽言夕永迹庇區服情深箕潁萬寓飡和百神
受職梁甫欣儀雲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
嵩岳長傾宸暉斯昃機炤惟寂達鑒靡傷愼終
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

哀結流霜、旋玉軑之皦鏡、動雲旗之逶迤、振哀笳于八極、響清蹕于咸池、顧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憯憯其若垂、感衣冠于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于兩儀、

皇太子妃哀策文

肇惟初職、芳猷夙就、翩翻禮園、徘徊樂囿、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薦阻、咨我儲貳、締緒江滸、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

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訓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朞、澄金波而映鑾、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于漢表、動嘶挽于雲基、

侍皇太子釋奠宴

禮惟國幹、義實民端、身由業濕、世以教安、金鎔乃器、水術伊瀾、漸芳則馥、履冰固寒、瞽宗務時頖宮善誘、咨此含生、躋彼仁壽、湻移雅闕、歷茲永久、遊藝莫師、獨學惟友、三兆戒辰、八鸞警旦、風動嵩宮、雲棲參館、禮邁仁周、樂超英濩、神保爰格、祝史斯贊、鬱鬯既終、德馨是與、降冕上庠、升宴東序、槐宰金貞、藩維玉譽、時彥莘莘、國胄

楚楚、

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

明明儲后、冲默其量、徘徊禮樂、優游風尚、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日齊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絜、漢稱間平、周云魯衛、洛我藩華、方軼前軌、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靄靄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粱、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贈徐孝嗣

婉婉遊龍、載遊載東、靡靡行雲、並躍齊蹤、無類、
不感、有來斯雍、之子云邁、嗟我莫從、歲云暮止、
述職戒行、崇蘭罷秀、孤松獨貞、悲風宵遠、乘雁
晨征、撫物遐想、念別書情、

春日家園

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義和無停晷、壯士豈
淹留、冉冉一作荏苒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
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春詩二首

蘭生已匝苑萍開欲半池輕風搖雜蘤細雨亂叢枝

其二

風光承露照霧色點蘭暉青荑結翠藻黃鳥弄春飛

春夕

露華方照歲雲彩復經春虛閨稍盈草幽帳日凝塵

後園餞從兄豫章

玆夕竟何夕念別開層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泛

虛圓、

失題

方軌并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南郊樂歌

高德宣烈樂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昜奕前古、樂鏡無外、日月

宣華、卿雲流靄、五漢同休、六幽成泰、

太廟樂歌

高德宣烈樂

悠悠草昧、穆穆經綸、乃文乃武、乃聖乃神、動龠危亂、靜比斯民、誕應休命、奄有八貧、握機肇運、光啓禹服、義滿天淵、禮昭地軸、澤靡不懷、威無不肅、戎夷竭歡、象來致福、偃風裁化、晅日敷祥、信星含曜、秬草流芳、七廟觀德、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享是將、

穆德凱容樂

太姒嬪周、塗山儷禹、我后嗣徽、重規疊矩、肅肅

閟宮、翔翔雲舞、有享德馨、無絶終古、

明德凱容樂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帝宗纉武、維時執競、起柳、
獻祥百堵輿詠義雖祀夏功符受命遠無不懷、
邇無不肅、其儀濟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
嗣服、允王惟后、膺此多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
八簋陳室、六舞充庭、觀德在廟、象德是形、四海
來祭、萬國咸甯、

本傳

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

上表求校墳藉、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壻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

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

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儉固請解、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

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左鎭軍將軍世祖卽位給班劒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衞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傅同

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

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愼終追遠
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
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淸
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
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
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
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釐袞職、弼玆景化
以贊隆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

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冢墓材官營辦、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受禪、下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千戸、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

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逐，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旣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

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胄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羡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淸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旣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旣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